

耿介清正

孙近仁 孙佳始 / 著

孙大雨纪传

孙大雨



耿

介

清

正

孙近仁

孙佳始 / 著

孙大雨纪传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SHAN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

中年时期的孙大雨
右为夫人孙月波、左为女儿孙佳始(1956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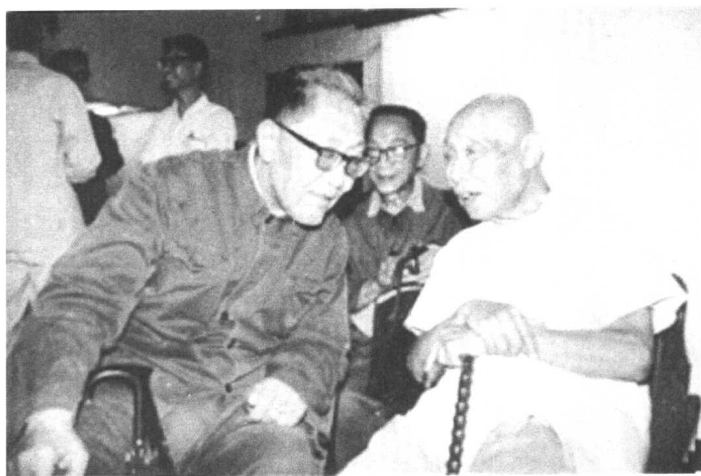
孙大雨与夫人孙月波(1980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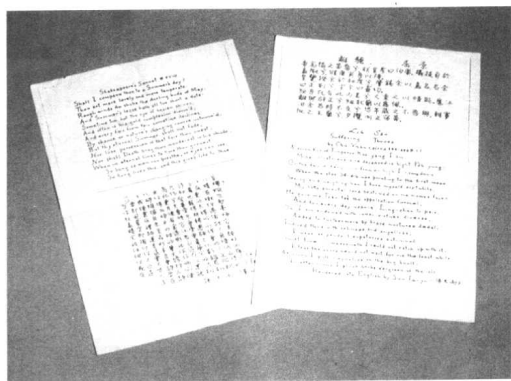
孙大雨与女儿孙佳始、女婿孙近仁(1994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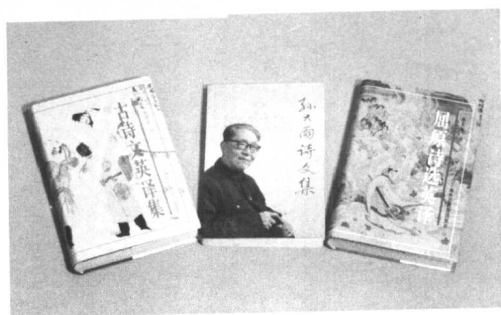
1996年孙大雨病中
摄于上海华东医院



1980年8月参观粉画展览会与颜文樑先生谈话



孙大雨手迹



孙大雨部分作品

前 言

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端于“五四”运动，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。它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变革，前后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。对于中国人民来说，二十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、风起云涌的大变迁、大动荡的世纪。同样地，一百年来，中国新文学运动也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历史变迁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曾经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卓有成就的作家。他们直面人生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忠实而形象地反映出所处的那个时代、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图像。他们的作品，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，哺育他们健康地成长，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一生。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成果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然而，作为二十世纪的作家们，无论是生活在建国前，还是生活在建国后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很不平坦的风雨人生。比如在这一辑中所辑入的十一位传主作家中，他们在

FY56/13

建国前的黑暗统治时期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反动势力的迫害，而在建国后，他们的日子既有欢愉，更有曲折和苦难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有的被打成“胡风分子”，有的被戴上“右派分子”帽子。在“十年浩劫”中，则无一例外都受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，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。因此，把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学道路通过纪传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，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是对文学史料的深入发掘和抢救。因为有些作家的子女也已经古稀之年了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，在得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姚军等同志的积极支持下，我们决定编辑这套《亲情思忆——中国著名作家纪传》丛书。

为了把这套丛书编得较有特色，我们不要求作者对传主作家的创作道路，作全面系统的回顾或评介，要求侧重在介绍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活背景，作家的日常家庭生活，包括与作家创作生活和创作风格有关的个人气质、社会交往、生平逸事等。期望多发掘和提供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事迹和史料，使每本纪传真正起到有研究参考价值的作用。

同时，我们还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：要求撰写者必须是传主作家的亲属，或是配偶，或是直系、旁系亲属（包括女婿、儿媳等）。这样一来，当然会给组稿工作带来一定困难。因为在现当代作家中，尤其是那些著名作家中，不一定会有擅于写作的亲属。但现在实践证明，我们坚持这一条，虽然困难不少，但有不可替代的优势：史实真实可靠、情感真挚热烈。这是最大的好处。例如：《人在文坛》的作者路莘是耿庸的夫人，《镜湖水》的作者钱瓔和钱小惠是阿英（钱杏邨）的女儿和儿子，《自有岁寒心》的作者陈虹是陈白尘的女儿，

《霜叶红于二月花》的作者徐小玉是徐霞村的女儿，《瓣香心语》的作者王立诚是王统照的儿子，《魂梦潜山》的作者张正是张恨水的女儿，《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》的作者南南是靳以的女儿，《流云奔水话杨骚》的作者杨西北是杨骚的儿子，《绵长清溪水》的作者许玄是许杰的女儿，《耿介清正》的作者孙近仁，孙佳始是孙大雨的女婿和女儿，《乡土飘诗魂》的作者蹇人毅是蹇先艾的儿子。因此，我们相信，由传主作家的亲属亲自执笔撰写的纪传，肯定会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。

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因为要求作家亲属来撰写，就可以降低对写作质量的要求。有的书稿曾反复修改过三次以上。另外，在这一辑中之所以有许多知名作家未能入选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到撰稿人选方面的制约。

这套丛书的撰写，我们一开始就强调要尽可能做到内容真实生动、文字简洁活泼；既要提供有研究参考价值材料，又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，文字要有文采。但在内容上不拘一格，形式上也不设框框。这样，不仅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愿望和兴趣，同时还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积累更多的史料，为推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进展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值此世纪之交的伟大时刻，能向广大读者奉献上《亲情思忆——中国著名作家纪传》丛书的第一辑，以迎接新世纪的到来，我们深感荣幸。二十世纪是值得大书特书的，二十世纪的作家同样值得大书特书。中国二十世纪的作家群星璀璨、光彩夺目，每一位作家都有辉煌的一生。相比之下，反映在这套丛书里的东西还太少太少。但愿广大读者能喜欢我们所做的这个尝试性工作，喜爱我们这套丛书，以坚定我们

的信心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继续一辑一辑地编辑出版下去，为我们祖国的文学事业迈向新世纪，略尽微薄之力，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徐迺翔

1999年8月 北京东郊

引 言

父亲生命历程中最后一年多的日子，是在上海华东医院度过的。住院期间他与一位六十多岁的上海警备区的军队领导干部同住一室；这位病友是植物人，有一次他从住家楼梯上不慎摔下，就此丧失了意识，但他的生命力很强，已住院三、四年，仍维持着呼吸与心跳；不知何故，他染上了感冒，接着父亲也感冒了，九十二岁高龄的父亲终因年老体衰抵抗力低下，又并发肺炎与心力衰竭，经五天救治无效，于1997年1月5日下午3时28分溘然长逝。

临终时我们侍候在侧，见父亲遗容十分安详，似沉睡一般；尽管弥留之际他没有留下遗言，但我们揣度他一定是觉得此生无愧于这个世界：他留给了后人十二部上乘的著译；并且活到九十二岁高龄，已是四世同堂；他亲眼目睹了“四人帮”一伙恶魔覆灭的可耻下场，见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有了转机并日益兴旺起来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将后继有望……总之，他虽然后半生历尽坎坷，但以结局来看也可算是有福之人，因此毋须嘱咐可以撒手西去，长

眠地下了。

不过，在我们回顾父亲的一生、特别是他后半生的坎坷遭遇时，我们在思考，为什么像父亲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和爱国民主人士，会受到如此严酷的磨难？这决不能简单地从他个人的性格耿直刚正、宁折不弯因而难容于社会等方面来寻找答案，应该说，这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！在我们抚今追昔、痛定思痛的时候，但愿今后类似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。当我们站在父亲的遗体旁，注视着永远离开了我们的父亲的遗容，缅怀他在文学上所创造的业绩以及他在民主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，追思他曾蒙受的种种屈辱和苦难时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涕泪滂沱。

我国向来有“盖棺论定”之说，诚如孙大雨教授治丧委员会在1997年1月15日追悼会上的悼词中所言：

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、莎士比亚研究专家、中国民主同盟盟员、离休干部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孙大雨先生，不幸于今年1月5日下午3时28分因病在华东医院逝世，享年九十二岁。今天，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，沉痛悼念孙大雨先生。

孙大雨教授，1905年1月生，原名孙铭传，字守拙，号子潜，浙江诸暨人。1925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。1926年8月赴美国留学，1928年毕业于新罕布什尔州的达德穆学院。后在耶鲁大学研究院研究英国文学，1930年秋回国，先后在武汉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、北京大学、青岛大学、浙江大学、暨南大学、中央政治学校任教。抗战胜利后，从大后方回上海，应聘到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。同时在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兼课。1950年7月，孙大雨教授任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。1980年9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教授，并于1986年11月起在华东师范大学离休。

孙大雨先生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。他热爱祖国、热爱党的教育事业。孙先生早在1946年10月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,1947年春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,曾担任临时召集人、干事和代理主席,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,为国家和平、民主、统一、团结而努力奋斗。不久,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人士进行迫害,民盟转入地下斗争,孙大雨先生担任了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五区分部主任,1948年4月担任宣传委员,经常执笔起草大教联的民主革命宣传文件,支持爱国学生参加反暴行、反饥饿、反蒋、反美的斗争。上海解放前夕,巴黎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召开时,他起草了《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》书,参加发起组织上海、南京、苏州、杭州教育工商界人士二百余人签名并在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上发表,其英文宣言在《中国评论周报》发表,并经塔斯社发往莫斯科、巴黎、布拉格等地,并由许广平团长在大会上宣读。1949年3月,上海民盟组织成立解放工作委员会,领导迎接上海解放的各项工作,孙大雨教授是二十人委员会委员之一,在中共地下党和民盟组织的领导下,他为迎接上海解放,作出了可贵的贡献。同时,孙大雨教授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,他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,上海市人大代表,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。

孙大雨教授治学严谨,成绩辉煌。他长期担任高等学校英国文学等方面的教学及研究工作,对英国文学的中译和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,有极深的造诣。早年是“新月派”的代表诗人,所作十四行诗和长诗《自己的写照》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后长期致力于莎士比亚研究,是中国用韵体诗翻译莎士比亚剧作的第一人,译有莎士比亚的《黎琊王》、《奥赛罗》等八种莎士比亚剧作,以及莎士比亚、华兹渥斯、雪莱、济慈等著名英国诗人的名作百余首,近年不顾年迈体弱,坚持把楚辞和唐诗译成英文出

版。他是我国少数“全面地有计划地翻译莎士比亚”的专家之一。他为国家和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，为中西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精力。

孙大雨先生一生为人耿直，经历坎坷。他曾于1957年7月被错划为右派，“文革”中又被戴上“反革命分子”帽子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于1984年7月对其错划右派作出复查改正结论；上海市公安局于1984年6月对其文革中的错案给予了平反，恢复名誉。

孙大雨教授在华东医院住院期间，上海市委统战部、民盟上海市委、华东师范大学有关部门和单位，多次派人对他进行探望与慰问。孙大雨教授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的爱国热忱及严格的治学精神一定会在我们中间得到发扬光大。

孙大雨先生千古长存！

由华东师大中文系邓乔彬先生拟的追悼会会场挽联为：

莎剧东行，屈赋西去，吐纳英华断轮手。

贞刚有质，茕独无虞，莫非情性济世心。

著名书法家任政的挽联为：

志同松柏清同竹

言可经纶行可师

父亲的学生谭世球（上海社科院）、朱立人（北京首都大学）、阎庆甲（重庆科技情报所）的挽联是这样称颂老师的：

为学严谨学贯中西堪称一杰

培育英才经世致用功在国家

父亲的挚友、清华同窗、著名民主人士彭文应先生的子女彭燕妮、志一、志康、薇薇、苓苓的挽辞为：

铮铮铁骨 句句真言

莎坛巨匠 博学渊源
一朝殒落 大地同悲
生死之交 世世代代

父亲安眠在鲜花丛中。父亲，您安息吧！正如父亲在复旦任教时的学生、首任驻美大使韩叙的夫人葛绮云在唁函中所说：“尽管孙大雨先生经历坎坷，但他的为人和功绩将永为世人所称颂。我相信，他一生致力事业，在祖国大踏步振兴之际，后继定有人。”

作为子女，我们将永远缅怀父亲不平凡的一生……



孙大雨于1994年，时年九十



三十岁时的孙大雨



1927年在纽约International House,
左为顾鼎吉



1936年10月在南开大学讲学
自左至右：罗皑岚、罗念生、孙大雨、张彭春